

巴尔扎克

一七九九年，巴尔扎克出生于法国富饶的图尔省，即拉伯雷的家乡。他生于六月间，一七九九年这个年份是值得反复提到的。在这一年里，拿破仑——对他的事业感到惊恐不安的那个世界还把他称为波拿巴——从埃及回到了法国，半是作为胜利者，半是作为逃亡者。他曾经在金字塔的石头见证人面前战斗过。后来他对在外国的星座之下把一项开头很宏伟壮观的事业坚持到底感到厌倦了，便乘一只小船从纳尔逊暗中埋伏的轻型护卫舰中间钻了过来。他回国几天以后便聚集起来一批忠实的追随者，清除了进行反抗的国民议会，并且一举夺取了法兰西的统治大权。巴尔扎克出生的这个一七九九年便是拿破仑帝国开始的年份。新世纪所熟悉的再不是“矮个子将军”，再不是科西嘉岛来的冒险家，而只是拿破仑、法兰西帝国的皇帝了。在巴尔扎克童年时代的那十年十五年里，拿破仑贪婪权力的双手已经合抱住了半个欧洲。那时他野心勃勃的梦想已经驾上鹰的翅膀飞翔在从近东到西欧的整个世界上空了。首先要回顾巴尔扎克的十六年与法兰西帝国的十六年，即与或许是世界史上最离奇古怪的时代完全吻合。那个时代对于惊心动魄地经历过种种重大事件的人来说，对于巴尔扎克本人来说，不可能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早年的经历和命运实际上不就是同一件事物的内部和外表吗？来了那么一个人，他从蓝色地中海的某个小岛来到了

巴黎。他没有朋友 没有生意 没有名望 也没有地位 但却陡然间在巴黎抓住了刚刚变成脱缰野马的政权，而且把它扭转过头来，牢牢控制住了。这个人单枪匹马的。这个外省人赤手空拳得到了巴黎，接着又得到了法国，随后又得到了这一大片世界。世界历史上的这种冒险家的突如其来的念头不是通过许多印刷成书和令人难以置信的传说或者故事介绍给巴尔扎克的，而是有声有色的，通过他所有饥渴的感官渗透进了他的生活，并且随着回忆中的那千百次形象生动的真实事件在他还没有东西进入过的内心世界里定居了下来。这样的阅历必定会成为范例。巴尔扎克这个男孩子兴许是在傲慢、粗暴而且几乎是充满罗马式激情讲述远方胜利的公告上学会阅读的。在拿破仑的军队进军以后，这个男孩子想必经常用手指头在地图上不大灵便地勾来画去。法国在地图上便像是一条泛滥的河流，逐渐地向全欧洲进行扩展。今天它翻过了塞尼山，明天越过了内华达山，它跨过江河开往德国，踏开冰雪进入俄国，还越过英国人用猛烈炮火把舰队打得起火的直布罗陀海域。那些脸上带有哥萨克军刀伤痕的士兵可能白天在大街上和巴尔扎克一起赌过，在夜间也可能他经常被开往奥地利去轰击奥斯特利茨附近冰块掩体后面的俄国骑兵部队的大炮滚动声惊醒。巴尔扎克青年时代的一切追求必定都化成了一个鼓舞人的名字，化成了一个概念，化成了一个想象：拿破仑。在巴黎通往世界的大花园前边耸立着一座凯旋门。这座凯旋门上刻记着半个世纪里被法国征服的城市的名字。因此，当外国军队从法国人引以为骄傲的凯旋

塞尼山，阿尔卑斯山脉在法意边界的一段，有重要山口。

内华达山，位于法国与西班牙的边界上。

门下开进巴黎的时候，那种法国居于统治地位的感觉必然会转变成巨大的失望！外部风起云涌的世界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成了巴尔扎克内心不断增长的阅历。很早他就经历了价值的彻底变革，既经历了精神价值的彻底变革，也经历了物质价值的彻底变革。他看到过有共和国印章标志的上百或者成千法郎的纸币^①都变成了一文不值的废纸，随风飞舞。在从他手里滑进滑出的金币上边，忽而是掉头国王肥头大耳的侧面头像，忽而是雅各宾式的自由帽^②，忽而是执政官^③的罗马帝国公民面孔，忽而又皇袍加身的拿破仑。在这个时期里，道德、货币、土地、法律、等级制度等方面都发生了彻底的变革。几百年来严格禁止的一切，现在都渗透进来，甚至泛滥起来了。巴尔扎克置身于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里，必定很早就意识到了一切价值的相对性。他周围的世界是个漩涡。如果眩晕的目光想要一览全貌，想要寻求一个标记，想要在这奔腾呼啸的波涛上空找到一个星座，那么，在那么多重大事件的连绵起伏中只有拿破仑这个创造者是永远存在的。那千百次对世界的震惊和冲击都是从他这里发出的。巴尔扎克还见到过拿破仑本人。他看到拿破仑骑马前去检阅，带着一批他自己意志的产物。在这些随从人员中有奴隶鲁斯坦，有拿破仑以西班牙作礼品相赠的约瑟夫，有拿破仑把西西里岛作礼品相赠的穆拉特，有叛徒贝尔纳多特，还有所有那些拿破仑给他们铸造大炮，占领他们的王国，并且把他们从往昔微不足道的地位提拔到拿破仑时代光辉中来的人。有个人

纸币，法国大革命时期发行的以土地为担保的货币。

自由帽，法国大革命时期作为自由标志的红色圆锥形帽。

执政官，指拿破仑时期的最高执政官。

物形象在一瞬间里鲜明生动地照进了巴尔扎克的视网膜。这个人物形象比历史上的任何典范人物都更加伟大。巴尔扎克看到了伟大的世界征服者。对于一个男孩子来说，看到了世界征服者不是就等于自己有了要成为世界征服者的愿望吗？与此同时，在另外两个地方还安居着另外两位世界征服者。一位住在柯尼斯堡，此人使混乱纷繁的宇宙变得一目了然^①。还有一位住在魏玛，这位诗人对全世界的征服并不比拿破仑及其千军万马逊色^②。但是这两位对于巴尔扎克来说，在很长时期里还是没有感觉到的遥远境界。目前是拿破仑的范例在巴尔扎克身上形成了一种永远想要整体而决不要零碎的欲望，贪婪地追求世界上所有的一切的欲望，这是一种急切而狂热的抱负。

然而这样的凌云壮志还无法立即实现。最初，巴尔扎克决定不从事什么职业。他如果早出生两年，就作为十八岁的人加入了拿破仑的军队。很可能他在滑铁卢战役^③中向着英军发射榴霰弹的山头冲去。然而世界历史不喜欢重复。紧随拿破仑时代那种狂风骤雨的天气而来的，是微温、柔和而又令人困乏的夏天。在路易十八时代，军刀变成了装饰剑，军人变成了宫廷佞臣，政治家变成了巧言令色之徒。国家高官显位的安排再不是根据业绩的威力，再不是根据令人生疑的意外横财，而是由女士们柔和的手所给予的恩惠与宠爱来决定。国家的生活淤塞停滞了，肤浅平庸了。那些重大事件飞溅的浪花现在平静地汇聚成了一个柔水池塘。现在的世界再不必用军队征服了。拿破仑这

指提出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的康德。

^② 指歌德。

滑铁卢战役，发生于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战场在比利时的贝拉利昂斯。拿破仑在此役中大败。

个单枪匹马的榜样，对许多人来说变成了一种警戒。但是艺术依然如故。现在巴尔扎克开始写作了。不过他与别人不同。他写作不是为了聚敛钱财，不是为了消遣，不是为了把书架装满，也不是为了去林荫大道漫步谈心。他在文学中所渴求的不是元帅的权杖，而是皇帝的皇冠。他在一间屋顶阁楼里开始写作了。他最早写的长篇小说都是用的笔名，好像是为了检验一下自己的实力。这还不是实战，而只不过是地图上的军事演习。这是军事演习，还不是进行战役。此后他对自己的成就不满意了，不满足已经取得的成功。于是他丢开这行手艺，去干了三四年别的职业。他坐在一个公证人的房间里当抄写员。他用自己的眼力对人间的生活进行观察、领会和享受，而且自己闯了进去。然后他又从头开始了。不过这时他心中怀的是旨在得到整体的那种惊人抱负，是那种巨大的狂热贪欲，它轻视单个事物、外形表象和被剥离的东西，是为了抓得住在强烈震荡中旋转的世界，他对世界原始传动机构极其神秘的齿轮组进行了仔细观察。他从事件的混合饮料中提取纯粹的成分，从大量混乱的数字中得出全体的总和，从呼啸的喧闹中找到和谐，从丰富多彩的生活取得本质核心。他要把整个世界装进他的曲颈甌里，把世界简明扼要地再进行一次创造。这就是他现在的意图。他不让丰富多彩的生活有丝毫的遗漏。而为了把人世间生活的无限压缩成有限，把无法实现的压缩成人力所及的，这只有一个过程，就是简明化。巴尔扎克把全部精力都用于去精简可感知的现象。他用筛子筛选，筛掉一切非本质的东西，只选取纯洁而珍贵的表现形态。然后他把这些表现形态，这些分散的个别现象放到他的手炉中进行锻造，使这些纷繁复杂的表现形态变成为生动、直观而且一目了然的体系。这情况很像林奈把亿万种植物列成一个

关系紧密的一览表，也很像化学家把不计其数的化合物分解成为数不多的元素——这就是他的雄心壮志。他把世界简单化，为的是去统治它。他把所制服的世界都塞进了《人间喜剧》这么一个宏伟壮丽的监狱里。经过这样的蒸馏过程以后，他的人物始终都是典型，都是对大多数人性格化的概括。他那前所未有的艺术意志把一切多余的东西，把一切非本质的东西，都从这些人物身上清除掉了。他把行政管理的中央集权体系引进到了文学中来，进行集中化。他像拿破仑一样把法国作为世界的圆周，把巴黎作为圆心。他把形形色色的集团帮派、贵族、教士、工人、诗人、艺术家、学者都拉进了这个圆圈里，甚至都拉进了巴黎。他根据五十家贵族的沙龙才写出了德·卡迪尼昂公爵夫人的一个沙龙。他根据数以百计的银行家才写出了一个德·纽沁根男爵。他还根据所有的放高利贷者写出一个高布赛克，根据所有的医生写出一个奥拉塞·毕昂雄。他让这些入彼此住得十分邻近，经常互相接触，发生激烈争吵。在生活出现成千上万个变种的地方，他却只要一种生活。他的世界比真实显得贫乏，但是更为紧凑。这是因为他的人物都是精选出来的人物，他的激情是纯洁的元素，他的悲剧是冷凝而成的。像拿破仑一样，巴尔扎克也是以征服巴黎作开端的。然后他又一个接一个地征服了各省。几乎每个县都往巴尔扎克的议会里派驻了自己的发言人。然后巴尔扎克也像战绩辉煌的执政官波拿巴一样，把自己的部队投放到了各个国家。他铺展的面很大。他把人派到挪威悬崖峭壁的峡湾，派往西班牙阳光灼人的沙土平原，派往埃及火红色的苍穹之下，派往贝雷西纳河^①一座座滴水成冰的桥上，还派

^① 贝雷西纳河，俄国第聂伯河的一个支流。

往其他等等地方。然而他的世界意志如同他那伟大的榜样人物的世界意志一样，伸展得比派人去的地方更远。此外，正如拿破仑在两次远征之间悠然自得地创立了《法国民法典》一样，巴尔扎克也在用《人间喜剧》征服了世界以后，悠然自得地提出来一部爱情、婚姻的道德法典——这是一篇原则性的论文。他在这样一些伟大作品的环抱全球的线条上边还微笑着画了一个《滑稽故事集》中阿拉伯风格的，而且是颇为自负的花纹图案。他从苦难的深渊，从农民的茅舍，漫游到了圣日耳曼区的宫殿，闯进了拿破仑的各个房间。他在那里边打开第四面墙，同时也就揭开了那些重锁深闭的房子里的秘密。他与士兵们一起在布列塔尼地区的帐篷里休息。他在交易所里转游。他察看剧院布景的内幕。他监视学者们的著作。在这大千世界上没有一处角落是他那魔术师的光焰没有照亮到的。他的军队有两三千人。实际上这些人都是他凭空创造出来的。他们是在伸开的手掌里成长起来的。事实是，这些人都是凭空造出来的，赤身裸体，巴尔扎克给他们穿上衣服，送给他们头衔和财富。就像拿破仑对待他的元帅们那样，他忽而又把这些人的头衔和财富收了回来。他与这些人一起赌博，唆使他们乱作一团。纷繁复杂的事件是数不胜数的。在重大事件背后所展现的地区是惊人广大的。《人间喜剧》对世界的征服，那种用两只手集中起来的全部生活，在近代文学中是绝无仅有的，这也正如在近代史中拿破仑是独一无二的一样。征服世界原本是巴尔扎克少年时代的梦想，如今没有什么比这个正在变成现实的早年决心更强大有力了。巴尔扎克不无道理地在一张拿破仑肖像的下边这样写道：“我将用笔实现他用剑未能完成的事业。”

因此，巴尔扎克的主人公都像他本人一样。他的主要人物全都有征服世界的欲望。有一种向心力把这些主要人物从外省，从他们的故乡抛到了巴黎。他们的战场就在这里。五万青年的浩浩荡荡大军蜂拥而至来到了巴黎。这是未曾试过身手的纯洁力量。这是不明确行动方向的，寻求释放的能量。现在他们在巴黎像炮弹一样紧紧挤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他们互相消灭，互相追逐，争着往上爬，把别人拖进深渊。这里没有给任何人准备好位置。每个人都不得不为自己争夺讲坛，把无比坚硬和柔软易弯的金属——这是说的青年时代——锻造成一种武器，把自己的力量聚集成一个爆炸物。文明内部的这种战斗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厮杀的战场。巴尔扎克是第一个对此作出证明的人，这是他的骄傲。他提醒浪漫派的作家们说：“我的市民长篇小说比你们的悲剧更具有悲剧性！”这是因为那些青年人在巴尔扎克的书中首先学习到的东西是严峻无情的法则。他们明白，他们这样的人太多了，因此他们必须像在一个锅里的许多蜘蛛那样互相吞噬——这是巴尔扎克的宠儿伏脱冷的比喻。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用青年时代锻造成的武器再一次浸泡在烫人的阅历毒药中。只有剩余下来的人才是对的。他们就像“拿破仑大军”的长裤汉那样，从三十二个方向来到这里。在到巴黎来的路上他们跑破了鞋子，公路上的尘土沾满了他们身上的衣服。他们的喉咙里冒火，非常干渴。他们来到这个令人陶醉的，既优雅又有财富和权力的新地区里。当环顾四周的时候，他们才顿时感觉到，要想得到这里的宫殿，这里的女人和这里的权力，他们随身所带的那一点点东西是毫无用途的。为了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他们必须熔铸自己的能力，把血气方刚融化成坚韧，把聪明融化成狡黠，把信赖融化成欺诈，把美丽融化成恶习，把鲁莽

融化成诡谲。巴尔扎克的主人公都是强烈的贪婪者。他们追求的是整体。他们都有相似的奇遇经历：一辆双人二轮马车从他们身边疾驶而过，车轮溅了他们一身泥浆。马车夫挥舞着鞭子。马车里边坐着一个青年女子。她头发上的首饰闪烁发光。眨眼间马车已经飞速而去。那个青年女子是充满诱惑力的象征，是美丽的象征，是享乐的象征。于是巴尔扎克所有的主人公在这一瞬间里的愿望都是一样的：我要得到这个青年女子，这一辆马车，这个仆人，这些财富。我要得到巴黎，我要得到全世界！即使最微不足道的人也能买到一切权力，——拿破仑的例子使这些年轻人都走向了堕落。现在他们不像在外省的父辈那样力争得到一处葡萄园，一处衙署公馆，或者一笔遗产。他们力争得到的是象征，是权力，是上升到王权百合花形纹章放射光辉和人们挥金如土的那个光圈里边去。于是他们就变成了大野心家。巴尔扎克在笔下赋予他们比其他野心家更强健的肌肉，更激烈的雄辩口才，更有力的欲求，还有虽然过得比较快，但却是生动活跃的生活。他们都是把梦想变成了业绩的人。他们都是，正如巴尔扎克所说的，用生命材料写作的作家。他们开始战斗的方法有两种：特别的门道是为天才开路的；另一条道路是为普通人开辟的。为了得到权力，他们必须找到自己的方法，或者学会别人的方法，学会社交界的方法。他们必须作为炮弹杀气腾腾地投掷到置身于这个目标和那个目标之间的另外一群人里，要不就得像黑死病一样缓慢地把那群人毒死。巴尔扎克威严的宠儿，无政府主义者伏脱冷就是这样建议的。开始写作时，巴尔扎克住在拉丁区的一个狭小房间里，所以他的主人公也都到这个区里来聚会。他们是社会生活的原始表现形态，如医科大学生德斯普兰，到处钻营往上爬者拉斯蒂涅，哲学家路易·朗贝尔 画

家勃里杜，新闻记者吕邦泼雷等。这是一个年轻人的聚会，他们都是纯洁的，未经雕琢的人。不过他们的全部生活都是围绕着令人难以想象的伏盖公寓里一张餐桌的桌面。然后他们都被装进了生活的大曲颈甌，受到激情高温的煮熬。后来他们又在失望中冷却下来，变得僵化了。由于受到社会自然的复杂影响，机械的磨擦 磁性的吸引 化学的分析 分子的分解 这些人都变质了。他们失去了自己的真实本性。强酸——这指的是巴黎——溶解开了一些人 腐蚀他们 排除他们 让他们消失 而对另外一些人则是使他们晶化，硬化，石化。此外对他们还要进行变形，染色和结合的工作。结合起来的元素形成新的复合物。于是十年以后，这些剩余下来的人，这些经过了重新雕琢的人，都面带会意的讥讽微笑，在人生的顶峰上相互致意。其中有名医德斯普兰、部长拉斯蒂涅、大画家勃里杜。与此同时，生活的飞轮却把路易·朗贝尔和吕邦泼雷绞碎了。巴尔扎克喜爱化学，他对居维叶^①和拉瓦锡的著作的研读没有白费力气。他觉得在作用与反作用、亲合性、排斥与吸引、分离与排列、分解与晶化的各种各样过程中，在对组合成分进行原子的简化中，所显露出来的社会成分形态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为清晰，每一个人都是由气候、环境、习俗、偶然事件 尤其是命运注定要他碰到的事情所雕琢出来的产物。每一个人都从一种氛围中吮吸自己的本性，以便自己能制造出一种新的氛围。巴尔扎克认为，内心世界与周围世界之间这种无一例外的普遍依存关系是一条公理。于是他觉得，艺术家最崇高的使命就是重现有机物在无机物中的痕迹，有生命的在概念中的迹象、社会生活中瞬间出现的精神财产的

居维叶（1769—1832），法国科学家，比较解剖学的奠基人。

聚集、整个时代产物的描绘。一切事物都是互相交融的。一切力量都处于悬而未决之中，无一自由的。这种无边无际的相对论否认任何持续性，甚至否认性格的持续性。巴尔扎克总是让他的人物在重大事件中培养自己，为自己造型，就像是黏土泥团放在命运的手中那样。甚至他的人物的名字也是包含着转变，而不是统一。法国贵族院议员德·拉斯蒂涅男爵贯穿了巴尔扎克的二十本书。我们相信，我们早已经在大街上，在沙龙里，或者在报纸上认识了他这么一个无所顾忌的发迹者，这么一个残酷无情地往上爬的巴黎钻营者的原型。他极其圆滑地经历过法律的一切避难所，从而出色地体现了一个腐朽的社会的道德。但这有一本书，在这本书里也有一个拉斯蒂涅，年轻的穷贵族，他的父母往巴黎给他寄来的希望很多，寄来的钱却很少。他是一个软弱、温和、简朴而且易动感情的人。这本书讲述了，他是如何住进伏盖公寓的，如何陷进了那个有形形色色人物的魔女之锅，如何陷入了那种天才的按透视法缩短的表现方法之中，在那里巴尔扎克把脾气和性格纷繁复杂的全部生活关闭在褻糊简陋的四面墙壁之内。巴尔扎克就是在这里看到了素不相识的李尔王——高老头——的悲剧。他看到近郊圣日耳曼区里那些轻浮的公主们，一身珠光宝气，却在如何贪婪地偷窃她们的老爹。他看到社会上的种种卑劣行为最后融化成了一场悲剧。然后他跟随着那位过分善良的老人的棺材，同去的只有一名男用人和一名女用人，在愤怒的时刻他在这里看到巴黎是暗黄色的，混浊不清的，好像一个毒疮疖子从拉雪兹神父公墓的山头上落到了他的脚前。在这里他懂得了人生的一切智慧。此时此刻他的耳朵里听到苦役犯伏脱冷的声音。伏脱冷的信条是：人对待人必须像对待拉邮车的马那样，赶着他们在车子前边走，然后让他们

惨死在目的地。也就是在这个时刻拉斯蒂涅变成了肆无忌惮、残酷无情的钻营者，巴黎贵族院的议员。巴尔扎克所有的主人公都经历过人生十字路口的这个时刻。他的主人公都是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中的军人。每一个人都在向前冲锋，这一个人的路就得跨过另一个人的尸体。巴尔扎克指出：每个人都有他的卢比孔^①，都有他的滑铁卢，战争在宫殿、茅舍和商店里导致的结果是同样的。巴尔扎克的伏脱冷，这个无政府主义者扮演过种种角色，在巴尔扎克的书里有十次化装出场。但是他始终如一，而且是自觉地始终如一。他知道，神父、医生、军人、律师穿上破烂衣裳都会提出同样的要求。在现代生活拉平了的表层下边，斗争是以地下的方式继续进行的。这是因为内心的抱负对外表的平等化要进行抵制，因为谁也不能像从前的国王、贵族和神父们那样有自己的保留位置，因为每个人都有权要求他人，于是他们之间就十倍地紧张。机会减少在生活中就表现为精力加倍。

引诱巴尔扎克的正是这种杀人和自杀的能量的战斗。他的激情就是要把这种能量作为自觉生活意志的表现用在一个目标上。这种激情只要强烈起来，那么，它是善是恶，是卓有成效，是白费力气，他觉得全都无关紧要。紧张，意志，这就是一切。因为这都是属于人的，而成就与荣誉则丝毫不属于人，那都是偶然事件决定的。战战兢兢地在面包店柜台上偷了一个面包塞进袖筒里的蠢贼令人望而生厌；而那不仅为了得到好处，而且为了激情的原因进行抢夺，把其全部生活理解为夺取财物的职业大盗

^① 卢比孔，意大利中部的一条河。恺撒在渡过这条河时说：“骰子已经掷下了。”过河后便对庞培发起总攻。此后人们用卢比孔比喻当机立断。

却是令人肃然起敬。巴尔扎克似乎认为，估量效果，测定事实依然是编写历史的任务，而阐明原因，发掘精神的紧张程度则是作家的使命。只有没能达到目的的力量是可悲的。巴尔扎克描写的是被遗忘了的英雄。他认为，在任何一个时代里都不只有一个拿破仑，不只有历史学家的那个在一七九六年至一八一五年间征服过世界的拿破仑，而是他认识四五个拿破仑。一个兴许是在马朗戈^①附近阵亡了，名字是德塞。第二个可能被现实中的拿破仑派往埃及去了，远远离开一系列重大事件。第三个也许是遭受到了最深沉的悲剧：此人就是拿破仑。他从来没有上过战场。他不得不隐藏到外省某个小地方去，他没有成为奔腾呼啸的山洪，不过他耗费的精力并不少，虽然是用到了比较琐碎的事情上。这样他列举出一些以献身精神和容貌美丽而闻名的妇女，称为太阳女王，她们的名字就如同蓬巴杜尔^②或者狄安娜·德·普瓦蒂耶^③的名字一样响亮。他讲到一时间不走运而毁灭的作家，荣誉从他们的名字旁边滑了过去。因此作家必须首先给他们重新追赠荣誉。巴尔扎克知道，人生中的每一秒钟都在毫无成效地浪费大量的精力。他意识到，多愁善感的外省姑娘欧也妮·葛朗台在吝啬的父亲面前颤抖着把钱袋送给堂兄的那个时刻，其勇气不亚于在法国各个广场上闪耀光辉的大理石像圣女贞德。成就不可能使无数传记作家都眼花缭乱，也迷惑不了那些对社会繁荣的一切化妆品和混合药剂进行过化学分析的传记作家。巴尔扎克的不可收买的眼睛只盯住能量。在乱

马朗戈，意大利的一个村庄，一八〇〇年拿破仑曾于此地大胜奥军。

② 蓬巴杜尔(1721—1764)，路易十五的情妇。

普瓦蒂耶(1499—1560)，即瓦朗西纳公爵夫人。

纷纷的各种事实中，他总是只看到生气勃勃的紧张，从被击溃的拿破仑大军在贝雷西纳河边争先恐后地往桥上拥挤，在灰心绝望、卑劣行为和英雄气概都汇集在那个已有上百次描述的瞬间场景里，巴尔扎克选出了最伟大的真正英雄：四十名工兵。这些人知道他们名字的工兵为了建起一座摇摇晃晃能让一半大军逃脱的桥梁，在漂流冰块而且齐胸深的河水里站了三天。巴尔扎克知道，每时每刻在巴黎关闭的窗子里边都有悲剧发生。这些悲剧不亚于朱丽叶之死、华伦斯坦的结局和李尔王的绝望。因此，他一再自豪地重复这样一句话：“我的市民长篇小说比你们那些悲惨的悲剧更具有悲剧性。”这是因为他的浪漫主义是向内心追求的。他的伏脱冷要是穿上市民服装，其堂堂气派决不下于维克多·雨果的《巴黎圣母院》里身带铃铛的打钟人加西莫多。他内心里僵硬的、怪石嶙峋的景象，他的激情的荆棘丛莽，他那伟大追求者胸中的贪欲，其骇人程度决不低于冰岛的可怕岩洞。巴尔扎克寻找宏伟的事物不是到帷幔里，也不是到历史的或者异国的远景中，而是在极其巨大的范围里，在一种变得十分完整的，强烈紧张的感情里。他知道，任何感情都是只有在力量未被削弱的时候才有意义。任何一个人也只有在他集中精力于一个目标，不在几个欲望上浪费心力分散精神的时候，在他的激情吮吸给他带来其他感情的汁水的时候，才是伟大的。他的激情通过抢夺和反常活动而变得强烈起来，这就像是园艺工人要剪掉或者抑制住双杈树枝，以使一个树枝得到双倍的重量，茂盛开花。

巴尔扎克描写了这样一些充满激情的偏执狂人，他们在一种惟一的象征中理解世界，在无法分得开的轮舞中确认一种意义。他的唯能论的基本公理是一种激情的力学。他的信念是，

不管怎样，任何生活都要消耗同样数量的力。不论生活把这种意志要求浪费在什么样的幻想上，不管意志要求是缓慢地零星耗费在千百次的激动中，还是有节制地一直保持到突然猛烈的极度兴奋，还是生命之火在燃烧或爆炸中化为灰烬。谁活得更急迫，命活得并不短促。谁始终如一，生活中的多样性并不逊色。这样的偏执狂人对于一心要描写典型，一心要溶解纯洁成分的作品是极其重要的。软弱无力的人引不起巴尔扎克的兴趣。引起他的兴趣的只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比较完整，他们把所有神经，全身肌肉和一切思维都贯注于一种生活的幻想——无论贯注于什么样的幻想，即便是贯注于爱情、艺术、贪欲、献身、勇敢、懒散、政治、友谊都行，贯注某个象征，随便哪一个象征都行，但是要贯注于那个象征的整体。这种感情激动的人，这种自创宗教的狂热信仰者，既不左顾，也不右盼。他们所讲的语言彼此不同，因此不能互相理解。如果给收藏家看一个女子，即使天下最美的女子，他也会不予理睬。如果给一个热恋的人谈锦绣前程，他会表示轻蔑。如果给吝啬人看除金钱财物以外的什么东西，他都不会从自己的钱柜上抬起头来看一眼。如果他听任引诱，为了其他缘故而丢弃了自己所钟爱的激情，那么，他也就毫无希望了。这是因为肌肉不使用就会憔悴，思想经年不振奋就会僵化。因此，如果谁一辈子是某一种激情的高手名家，某一种感情的竞技运动员，那么，他在任何其他领域里就是一个技艺低下和意志薄弱的人。任何激起偏执狂的感情都要压制其他感情，破坏其他感情的基础，使其他感情干枯而死。但是激起偏执狂的感情又吸取其他感情的诱惑价值。爱情、嫉妒和悲哀、精疲力竭和心醉神迷的一切级别和突变，对于吝啬鬼来说都反映在节省的癖好里，对于收藏家来说都反映在收藏的狂热里。这是

因为任何一种绝对的完善都是与感情能力的总和结合在一起的。在某一个方面强烈的感情激动之中都会有形形色色的要求受到冷落。巴尔扎克写的重要悲剧都是从这里开始的。富翁纽沁根聚集了数百万的家财，在精明机智方面又凌驾于法国所有的银行家之上，但在一个妓女手里却变成了一个傻乎乎的孩子。投身于新闻工作的作家如同磨里边的谷物一样被研磨碎了。一幅世界的梦幻景象，任何一个象征，都是像耶和華一样的嫉妒，不能容忍其他激情与自己并存。在其他那些激情中没有比较大的激情，也没有比较小的激情。那些激情如同风景或者梦境一样很少有等级顺序，没有一种激情是特别小的。“为什么不应该写愚蠢的悲剧呢？”巴尔扎克说，“写羞耻的悲剧呢？写恐惧的悲剧呢？写寂寞无聊的悲剧呢？”这些悲剧只要有足够强度的丰富内容，也都是感动人和激励人的力量，也都是有意义的。即使面相最穷命的人，只要他不屈不挠地继续追求，或者完全绕过了自己的命运，就也有充满生气和美的威力。把这种原始力量——或者更好的说法是真正原始力量变化无常的千百种表现形态——从人的胸膛里拉出来，通过大气压力给它们温暖，通过感情让它们受到冲击，用恨与爱的万灵仙丹让它们陶醉，让它们在心醉神迷中发狂，在偶然事件的边缘问题上打垮一些人，把他们挤压到一起，然后又把他们拉开，建立起联系，在梦想之间架起桥梁，在吝啬客人与收藏家之间，在沽名钓誉者和色情狂之间架起桥梁，不停地移动各种力的平行四边形，在每一种命运里都打开有浪峰和波谷的骇人深渊，把他们从下往上抛掷，然后又从上往下抛掷，把这些人像奴隶一样的驱使，永远不让他们休息，让他们饱受长途跋涉之苦，很像拿破仑拖着他的士兵穿过奥地利各州，又进入法国旺代地区，越过地中海前往埃及，前往罗马，穿过勃

兰登堡门，又来到阿尔汉布拉宫^①的山坡前边，经历过胜利与失败之后最后开往莫斯科去——让一半人在途中倒下了，不管是受了榴弹炮的猛烈轰击倒下，还是埋没在大草原的冰雪之中——。最初是把全世界像张纸牌一样撕成碎片，并像画风景画那样进行涂抹绘画，然后又用激动的手指操纵木偶戏——这就是他的偏执狂，这就是巴尔扎克的偏执狂。

巴尔扎克本人就是在他的作品中得到永生的伟大偏执狂人之一。失望之后，他便从冷酷无情的世界退回到了自己的种种梦想中。冷酷无情的世界不喜欢外行新手，也不喜欢穷人。于是他埋头于沉寂中，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世界的象征。这是一个属于他，由他操纵，而且与他一起崩溃的世界。真实的事件擦身而过，但他不去捕捉。他闭门坐在斗室之中，像钉子似的伏身书桌，生活在他的人物之林里，就像收藏家埃利·马古斯生活在自己的书画中一样。巴尔扎克在二十五岁以后，对事实情况感到兴趣，几乎都不过是把事实情况作为一种素材，作为用来发动自己世界飞轮的燃料。——只有后来永远成为悲剧的事实情况例外。他几乎是自觉地避开活生生的东西。好像有种提心吊胆的感觉，生怕这两个世界，即他自己的世界与另一个世界，一接触就要融合成一个世界。晚上八点钟他疲惫不堪地去睡觉，睡上四个小时，让人在半夜把他叫醒。当他周围这个喧闹的世界巴黎闭上热得发红的眼睛的时候，当黑暗降落到街道上脚步声飒飒响动的时候，当这个现实的世界消失的时候，他的世界就开始复活了。他除了用其他成分以外，主要是用世界自身分解开的成分建造世界的。他一连几个小时生活在狂热的极度兴奋中，

^① 阿尔汉布拉宫，摩尔人的民族王宫，位于西班牙的格拉那达省。